

曾哲◎著

转场，

帕米尔

高原的消息

同心出版社



转场， 帕米尔

高原的消息

曾哲◎著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场, 帕米尔高原的消息/曾哲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6
ISBN 7-80716-205-8

I. 帕… II. 曾…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727 号

转场, 帕米尔高原的消息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 100734

电 话: 发行部 (010) 85204603 (外埠)、85204612 (本市)

总编室 (010) 85204653

电子信箱: txcs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77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序

解玺璋

给自己责编的书写序，总感觉有些不安，似乎做了件冒险的事儿。编辑本该是躲在幕后的，现在忽然窜到台前来，灯光一照，就是紧张。但也机会难得，索性借此申述一下自己的想法。

听说曾哲的事儿，比看他的书多。他的书，我只在很多年前看过一本《呼吸明天》；他的事儿，可一直在朋友之间传播。在此之前，我就始终没闹明白，他究竟在边疆地区建了几座希望小学？在我的想像里，曾哲这些年好像就是在做这件事：行走，写作，建学校。钱从那儿来呢？写书赚的稿费。写作本身的意义，倒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所以，当曾哲把他的《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交给我时，我一时还不能从以往的思绪中逃脱出来，以为就是个“行为艺术”。这是我对曾哲的“误读”。后来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他不喜欢别人把他和“行走文学”扯在一起，他说那是个商业标签，和写作无关。终于谈到了写作。我从他的书稿中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些和写作相关的东西。我的积极性被他调动起来了。

曾哲的书稿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小说，有6个以帕米尔高原男女牧民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另一部分是他记述自己在帕米尔高原上生活数月的经历。最初看到这两个可以互相印证的文本，我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想这是很难得的。很少有小说家在完成小说创作的同时，用另一种文本叙述通常被人称作是素材的东西。曾哲原想做成两本书的，我建议搞成一本。我隐约感觉到，在“虚构”与“非虚构”这两种文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曾哲支持我的想法。我试着做一个版式，每一页都包含两个文本的内容，这两个文本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纠缠在一起。真实的人和事占领虚构的时空，虚构的叙事打捞生活的片羽。这个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拖延了这本书的出

版进度。就在快要完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做的可能是一件劳而无功的事，也是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破坏了联系着两种文本的神秘性和丰富性。到那时，我们所看到的两种文本之间的联系，只剩了我个人的一种理解。多么可怕！

我想，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也许并不像我最初想得那么简单。二者之间是有联系，但它们又是两个独立的文本，不必然地具有相关性。而它们的联系，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创作与生活来源的关系。不是说，作家的写作必然地来自生活本身的某个场景。所以，我不能把两个文本做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是我们虚构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用现实的可能性来质疑虚构的文本。“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现实的可能性束缚不了人类的这种创造力。也有人认为，虚构是所有现实存在的方式。这些在曾哲的写作中都有所表现。他笔下的人物和意象，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但一定要找出这个人和这件事的直接来源，却是徒劳的。

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分别处理两个文本的方式。虚构部分，每篇小说之前，都安排了一幅放大的人物头像，但这只是对于小说意象的一种想像和猜测，并非小说中的人物就以这个人为原型。非虚构部分仍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文字，一部分为图像。它们都带有非虚构的性质。其中，曾哲所拍摄的大量照片，也可以看作是非虚构叙事文本的另一种存在方式。非虚构文本，我们习惯于称它为“纪实文学”。我没有用这个概念，是因为我觉得，曾哲的写作，即使是“非虚构”的这部分，也不是“纪实”的，更不是“文学”的。它的独立性就表现为“它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

当我们一再纠缠于文本和写作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时，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曾哲写作的事实。事实上，他的《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第一次使我们了解了生活于帕米尔高原之上的柯尔克孜人的历史和现实。他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细节和他的体验及感受。这都是非常难得的。是为序。

2006-05-21 于望京



内容提要

《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是曾哲2003年帕米尔之行的结晶。本书分为“虚构”与“非虚构”两个部分。虚构部分是他创作的关于帕米尔的小说，共6篇，集中反映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柯尔克孜族牧民的生活；非虚构部分叙述作者帕米尔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悟，并编排了百余幅作者拍摄的摄影作品，使读者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柯尔克孜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传统，沐浴着雪域高原的劲风和灼热的阳光，并且感受到高原生命的坚韧与力量。

策 划：李 青

责 编：解玺璋

装帧设计：飞亚景设计·周逸斐



作者简介

北京作家曾哲是中国漂泊文学的第一人，在国内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响。十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大瑶山等，并在云南独龙江地区和帕米尔高原中国太阳最后落山的地方各自创办了一所希望小学。他于1980年开始创作小说，有长篇小说《呼吸明天》、《身体里的西部》、《峡谷囚徒》等问世，先后两次荣获老舍文学奖，以及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北京文学首届新世纪中篇小说奖。





目 录

序	解玺璋 (1)
---------	---------

虚构

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	(3)
云间雪崩	(31)
帕米尔案件	(83)
美丽日斑	(127)
馕·缰绳	(145)
剪纸课	(165)

非虚构

第一场

- 迷乱不惊的天空 (173)

第二场

- 贼眉鼠眼旱獭子 (189)

第三场

- 第一桶金沙的滋味 (207)

第四场

- 手锅饕还没吃到 (227)

第五场

- 灵魂是一种精神 (245)

第六场

- 红裙子点缀草原 (263)

第七场

- 那里是欲望的山谷 (283)

第八场

- 恐龙时代的遗留 (303)

第九场

- 白草滩，黑牦牛 (319)

第十场

- 九月，回家的九月 (339)

第十一场

- 坟冢，黄羚不闭的眼睛 (357)

第十二场

- 帕米尔消息匆匆 (373)

- 跋：“破例”才有话 李志强 (391)

虚构

写作就是在这些真理的黑暗
状态中前进的。人并不超了解。
而只是行走。我闭上眼睛，追随着
我所感觉到的东西，感觉不会
把你带入歧途。

——〔法〕埃莱娜·西克苏

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
创造物。

——〔德〕沃尔夫冈·伊塞尔



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

奶子草原不大，像哈伦布说的，就是她的一块小手帕。四面的山也不忒高，上半截子白刷刷的冰雪，下半截子黑青青的岩石。

一踏进奶子草原，就想放松筋骨，就想安逸，就想躺倒。可毡房的门帘已经撂起，哈伦布在等。

毡毡上盘腿坐好，热突突的奶茶在心肠里滚过两次，那孜勒别克开始讲一个他讲过好几遍的故事。他说：讲完之后，再不与任何人讲了，让这个故事，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生长，任意在喀拉佐河里四处飘荡。

本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但这位老牧人却一再强调：那年。

那年，玛纳斯的第九勇士在战乱中，逃到了这片草原。疲惫、焦渴、饥饿，他和他的坐骑，像一座山峰瘫倒在地，气息奄奄。饥渴得连盔甲，都在嘎嘣乱叫。灼热的阳光像一块白布，把他们裹得

越来越紧。马儿在挣扎，一缕青草，拱到牙齿间。它嚼了几嚼，不仅站立起来，还嘹亮地嘶鸣，鬃毛飞扬地在勇士的身边奔跑了一圈。勇士受到马的启发，像羊儿一样，匍匐着啃吃嫩草。吃着吃着，精神昂扬。嘴角嚼出的白浆，如同奶水。勇士飞身上马，太阳被他的宝剑，高举到头顶。

后来，又有了一个两个的传奇。

爱猎奇，是奶子草原的事，跟天上的白云无关，跟四周静默的雪山无关。就像青草只管奶汁的事，只管自己的茁壮。没有青草，不会有生命。

草原跟河水，筋骨相连。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河水从三叶草根儿爬上草尖，与雪山相视一阵，然后滚落。水珠像混浊的泪，再流向喀拉佐河。河床把清澈过滤，河水就变成乳白色，所以喀拉佐河也叫奶子河。这时候的河水是甜咸的，草原上的空气是奶香的。

牧民们说，奶子草原，奶子河，是老天给我们的奖品。

1

在黑下的奶子草原，哈伦布小便完，不敢四处趑摸，撂下裙子，跑回毡包。三蹦两跳上了地毯，钻进厚厚的被窝。

一个枕头上躺着，面对面，却看不清阿妈的表情。睡了还是醒着？冰凉清新的气息在游弋，一股两股，从她的鼻孔，从被褥的地毯下边，从大地的深处。哈伦布攥曲腿儿，挤紧被子。月光也一束两束，挤过毡房顶的疏漏，浓厚地落在阿妈的后脑勺，像戴着个锈迹斑斑的银铸头盔。一动不动的肩膀梢儿后面，飘逸出模糊淡漠的寡白。

多少年了，门边的墙上，一成不变地挂着马嚼子、鞭子、缰绳、脚蹬和那副黄牛皮的马鞍，排列着永久的沉寂。到头来，还是冰川上滚来的风，偶然叮当乱响地打搅它们一下。马鞍子，像个摇篮，

也像只刚刚宰杀割掉头剥去毛的老山羊。顺次看下去，隔过阿爸的黑布长衫，几根儿多彩的毛线，五花大绑着一个面板似的镜框。镜框里空空荡荡，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按说，摆上一页漂亮的杂志封面，都绰绰有余。棱形的木条墙体像网，白毡子把它包裹得密不透风。这场景，如同门前的草原，草原里的河流，河流两岸的峡谷，峡谷上方的雪山，哈伦布打小就习以为常了。不去想它，把呼吸均匀压低，找好胳膊腿姿势，全神贯注到耳朵。一刻，二刻……吧嗒、吧嗒，阿妈在眨眼。睫毛很硬很长，还扭着弯。好像隔着老远还是扫到了她的鼻孔，有个小虫在爬似的。哈伦布胡噜了一下脸，用被角捂住喷嚏。捂住喷嚏，憋出两滴眼泪。

河滩上的奶子草原比较开阔，跟毡房里不同。一层香袭袭乳液似的雾霭之上，银白和瓦蓝细语窃窃，交谈得融洽，弥漫成巧色。孤寂半悬西游的月亮，朦胧得像块粉坨，颤巍巍，最终粘贴住冰峰，不动了。食黑的高原狼，凤眉绿眼。未经消化的腐臭，拥挤过牙龈利齿，飞翔而出。山风有些沉重。鬼泣一样的嗥叫，撞上灰黑的天穹，撞开一条缝，再折降下来，带着一团橘黄的风，砸翻喀拉佐河面的湍流。水花乱溅，河床阴湿。

离岸不远的绿地，坐落着两个白绒绒的毡包。个儿小的在河东，是玛丽亚姆家；个儿大的在河西，是哈伦布家。

哈伦布再抻拉了一下眼睑，镜框的玻璃在忽闪，像挣扎着要解脱什么。一个骑在牲口上的女人，飞跃而出，花头巾下油亮亮的笑脸。抽炸鞭梢头儿，向她冲来，跨上头顶。

哈伦布惊叫一声，搂住阿妈。

阿妈掰开她的手，拍了两下，翻了个身，嘟囔着：睡吧睡吧！再没了声息。

哈伦布一出生，就是阿爸带着。她在8岁前，根本搞不清阿妈的长相，就像搞不清阿妈是怎么生下她的一样。阿妈偶尔回家一趟，放下一些干果和牛羊肉，马鞍子都不卸，喝碗奶茶就走。像是随便

过往，进到毡包歇脚的客人。

父母的告别简单，多少年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阿爸站在毡房门口说，塔希罕娜再见，忙你的正事，别惦记家里。阿妈用马鞭抽一下漆亮的长靴说，那孜勒别克多保重，再见，得空我就回。

阿妈是英雄，17岁时就抓过苏联特务。这片高原上的牧民，谁谁都知道。后来又是放牧能手；戍边英模；青年楷模；连年先进分子；优秀党员；妇女代表什么的。在乡上、在县城、在州里，甚至到自治区，出席着一个个会议。阿妈有她的追求目标，阿妈希望得到一个国家级的奖励。把金灿灿的奖状，镶在那个空荡荡的镜框里，高高挂在毡房最显眼的地方，前来串门的牧民都能看到。阿妈这么忙，是忙她的理想。

阿妈又一次走了，她的大黑马刚刚踏响奶子草原，哈伦布就踩着河中的卵石，跑去玛丽亚姆的毡房里玩。

的确，奶子草原，是大自然馈赠给牧民的奖品。成熟的牧草，仅仅遮盖住哈伦布脚面，但疏密均匀，肥美鲜嫩。一蹚，就蹚出香气。隔着牛皮靴，也能感受到草地的松软。起伏着草原的胸脯，呼吸着草原的呼吸，她像悠闲的羊儿，时常还在草地上滚一滚，爬一爬。

2

玛丽亚姆家没什么好玩的，她才生了娃娃不久，乱七八糟也顾不得收拾。哈伦布来，只为一件事，她喜欢看她喂娃娃奶吃时的样子。每次，玛丽亚姆非要跪起来，脱净上身，双手垫着娃儿肥墩墩的嫩屁股。轻巧的样儿，跟捧着打饅的面团、跟捧着空气、跟捧着一团儿羊绒似的。

毡包里明明有人，却得不到答理，也是挺烦的。刚开始，哈伦

布假装在喧腾的被垛上玩，靠着毡房的墙体，斜着脑袋，半身半脸地虚瞅母子俩两下。玩得没意思了，就一阵阵摇动屁股，摇啊摇，一直把被垛晃塌。被垛塌了，哈伦布出溜儿下来，假装惊叫一声，再耍懒地用双脚胡乱蹬踹着。

弄出这么大动静，玛丽亚姆还是自顾自。

没辙，哈伦布系好头巾，漫不经心地凑近玛丽亚姆，顺手把个轻吊吊的空摇篮，秋千似的悠来荡去。摇篮被牛毛编织的几根绳带子，系在毡包顶梁上。牧场上只要有小孩子的毡包，都有这样的摇篮，就是她自己家没有。哈伦布设想过，在摇篮里肯定很自在，可以打滚可以在摇篮里翻跟头；赶着羊群时她还琢磨过，躺在软软乎乎的摇篮里面，胳膊腿脚伸展开的那种安逸。这样躺着就能瞧见毡包顶窗外的天空，白了一团、蓝了一片、灰了一块、红了一条。此刻想着想着，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委屈，她一发狠劲儿，把摇篮悠荡出呼呼的风。

玛丽亚姆跪在那里，一个心眼儿地贯注着全神。好似没在奶娃娃，倒像是把玩儿欣赏个物件。

索性，哈伦布一翻身滚过去，踩着玛丽亚姆大屁股压着的宽脚后跟儿，抠住肩头，蹬着腰带，爬上她的脊背。爬时，鼻尖从玛丽亚姆细腻滑润的脊梁沟，一直蹭到肩头。一蹭，就能蹭出马耳朵花的甜丝丝味儿，比酥油还浓。

爬上去，把头依着玛丽亚姆雪白白的长脖子，盯着娃娃水蓝蓝的大眼睛，嘴巴随着娃娃的吮吸，咕囔——咕囔——，夸张地嚼着腮帮子。

你也吃一个？玛丽亚姆张开厚厚的嘴唇，长长吸进一口落满光线的冷空气，挺了挺腰板问。

哈伦布不语。

你在后边吃，崽儿在前边吃。玛丽亚姆说着，就把一个乳房，甩上肩头。哈伦布根本没想到，更是来不及躲闪。青杏一样的乳头，

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她的鼻梁上。眼睛酸，鼻子酸，心、肝、肠、胃，也酸。她“哇”地一声，哭起来。哭着，双手乏力抻断了筋似的也随着酸，就松了劲儿，倒头摔在地毯上。摔倒，尽量把嘴咧大，把“哇、哇、哇”，铆足在嗓门儿。哭着，心尖凝着个想法，借这机会，要痛痛快快地撒一回泼。羊群正在吃晌后草，阿爸去雪峰下的草场看牦牛了，家里再没有别人。多哭一会儿，就能在这儿多呆一会儿。不单单如此，玛丽亚姆还会哄劝，说不准儿还可能拿出一块糖来。要是红糖吃，就不再哭了。一块糖，能逗出好多口水，不像杏干，能甜一天的嘴巴。哈伦布有口干的毛病，干厉害了，嘴唇会裂开很多口子，裂了口子还不出血，吃饭睡觉都干疼干疼的。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啊。

的确难得，当着人，哈伦布这是第一次哭。平时想妈妈了，她愿意把头蒙在被窝里，用枕头压着，偷摸地流泪。这样哭，一月一次，痛快。

哈伦布张着嘴嚎啕，是跟玛丽亚姆学的。那天，玛丽亚姆没看好自家的牛犊子，掉进河沟淹死了。她男人用马鞭子，抡圆了抽她撒气。她不仅没跑，还扒净上衣，抱着门框，赔等着挨打。哈伦布刚好从河下游收牧路过，吓得蹲在羊群里，抱紧一只白羔子，不敢露脑门儿。男人揍丢了趣儿，骂了一些驴啊狗的，跨上马，蹚着河水，到山那边玩打骨拐去了。男人走远，玛丽亚姆“咚”的一声，直挺挺，仰翻在地上。哭叫着不说，还双脚乱蹬，蹬烂了一地嫩草。嘴巴张得像个奶茶碗，口角淌着白沫子。

按说，玛丽亚姆比她男人壮实多了，个头儿也高出半块头巾。哈伦布多少次拧着眉头，面对着玛丽亚姆想，她干嘛不跑？她干嘛不躲？她干嘛不还手？她甚至抡一下那圆滚滚的胳膊肘，一准儿把那个臭男人，掀趴在草地。

玛丽亚姆捋着哈伦布尖细白净的鼻梁笑道，欢欢喜喜吃杏甜，鼻头下边小嘴馋。不打开你白莹莹的小脑门，我也知道你在琢磨什